

曙光

《电影与戏剧》丛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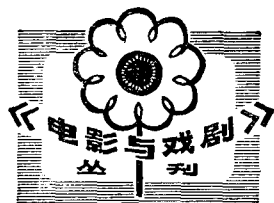
DIAN YING YU XI JU CONG KAN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231.7/6

DE45 (6)

曙光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电影与戏剧丛刊

曙 光

本 社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625 插页 4 字数 293,000
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034 定价：1.20元

DE45/07

目 录

电影与戏剧丛刊

· 电 影 ·

- 曙光 (电影文学剧本).....白 桦 王 蓓 (1)
给《曙光》总导演及摄制组全体同志的一封信
.....白 桦 王 蓓 (95)
- 失去记忆的人 (电影文学剧本)
.....杨时文 斯民三 周 泱 (108)
- 画廊一夜 (美术电影文学剧本)
.....鲁 兵 包 蕾 詹 同 (184)

· 戏 剧 ·

- 难忘的一九七六 (八场话剧).....周于和 李道极 (194)
- 怒吼吧, 黄河 (四场话剧).....王兴浦 (277)
- 五星红旗下 (七场淮剧).....王济生 吴海燕 (348)

曙 光

(根据同名话剧改编)

白 桦 王 蓓

第 一 章

在幽美而波澜壮阔的交响序曲中，严峻历史画卷展开了……

洪湖波浪滚滚涌来，一层层的波浪，刚刚有些绿意的早春的芦草在微波中摇曳着，一群水鸟在晨曦中鸣叫着掠过湖面。

一只箭般快的小木船在芦草间隙里穿过。

船上乘有四个红军战士，坐在船尾用力划着桨的是洪湖独立师师长岳明华，他只有二十五、六岁，由于艰难岁月和激烈斗争的磨练，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稍大些。他身边依偎着一个小战士小高，只有十三岁，过大的衣服和帽子显得他更小。船头上坐着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战士，师部文书金莓英，她是个新战士，对一切都是新奇的，给革命、战斗、甚至眼前的湖水都染上了自己目光中的幻想色彩。她的身后坐着年轻的师政委秦赤军，他是个个性比较内向的人，看起来感情的幅度比较小，

除非到了非常的时刻……

小高仰望着岳明华的脸，猜测地说：“师长！新来的中央代表准是个会打仗的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”

金莓英回头来问秦赤军：“准是个理论家，政委同志！您说呢？”

“会是的！”

岳明华兴奋地说：“马上就要见到了！同志们！”他加快了划船的速度。

小船飞速地迎着自身溅起的水花前进。

大路上迎面来了四个人，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埋头推着一辆独轮车——那种一上路就吵闹不止的木轮车。推车人是个看起来很忠厚的中年人，很细心的人才能看出他推车的技术不熟练，累得满脸流汗。小车上坐着一个盛装出门做客样的很文静的姑娘。她喜洋洋地打着把日本洋伞，碎花红袄，汉绣围裙，另一侧放着个土布印花包袱。她是女赤卫队长岳菱姑。小车后面步行着一个教书先生样的人，长长的围巾，长长的夹袍，戴着一副那个时代很时新的金丝眼镜。他就是中央代表林寒。他对于身后不远处传来的渔鼓声忐忑不安，不时向身后看一眼。

他们身后大约三十公尺的距离，跟着一个民间艺人打扮的老年人，熟练地敲打着渔鼓筒板，用职业艺人那种真假声混合使用的腔调唱着：

哪个说洪湖有水无有山啦？

洪湖的山峰万万千；

且看那风浪平地起，

一个浪头一架山……

推车人——中央代表的随员兰剑，埋头推车，车轴“吱吱”地唱着。

林寒不安地侧目而视的眼睛。

菱姑的目光一亮——洪湖在望。

洪湖边，苇丛中，一个小小的埠头。

岳老根撑着一个双身渔鹰船靠了岸，这个五十多岁的打渔人，目光敏锐，前后左右打量了一下，看不见人，只听见水鹬在近处叫着。

“喜子！黄喜子！哨兵呢？”岳老根边摇船边自语地说，“准又是摸鱼去了。”

十八、九岁的赤卫队员黄喜子出人意料地从苇丛中跳出来，把渔叉杆儿顶住岳老根的脊背。

“缴枪不杀！”

岳老根楞住了。

黄喜子得意地笑着。

岳老根把身影一缩，转身一反手捞住叉杆，另一只手把黄喜子推倒，渔叉闪光的叉尖在黄喜子眼前晃动着，黄喜子惊叫地说：“老根叔！你！”

岳老根笑着松了手。

黄喜子有点恼火地说：“我用叉杆儿，你倒用起叉尖来了，还是乡苏维埃主席哩！”

“真遇到这场面客气不得！”岳老根抱着黄喜子的肩膀，“应该受表扬，暗哨就得象只躲在墙角里的猫。”

“有两下子吧！”

“不能吹！”岳老根说着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，“怎么还没到呀？”

“唉！”黄喜子叹息地说：“盼呀！盼呀！去年盼来个中央代表，一定要把洪湖的主力拉去打长沙、打武汉，至今都没回来！”

岳老根叹了口气说：“说不定这回是毛委员派来的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“要是毛委员派来的代表，我们洪湖又要兴旺了，根据地又要象夏天的洪湖水，一天扩大几十里。”

“听！”黄喜子听见了小车的“吱吱”声。

恰巧，岳明华划的小木船也靠了岸，四个人兴奋地跳下船。六个人边向前迎，边翘首张望。小车的“吱吱”声越来越强。

岳菱姑在小车上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：“到家了！”

岳明华等六个人跑着迎过来。

岳菱姑跳下小车。

岳明华等六个人和客人热烈握手。

岳菱姑边脱衣服边介绍，渐渐现出一个女赤卫队长的本来面目。她说：“这是中央代表林寒同志，这是兰剑同志！这是独立师师长岳明华同志！”

林寒说：“你的哥哥！”

“是！”岳明华说，“这是我们师政委秦赤军同志！”

林寒再次和秦赤军握手。

岳菱姑拉着岳老根说：“这是荷花乡苏维埃主席岳老根同志，我爹！”

“啊！”林寒说，“你有个能干的女儿呀！”

金莓英上前敬礼，自我介绍地说：“师部文书，金莓英！”

“啊！”林寒问她，“那年参军呀？”

“参军还不到一年，中央代表同志！”

“知识分子？”

“算不上，只读了一年乡村师范！”

“好！”

黄喜子上前敬礼：“赤卫队员……”

岳菱姑连忙说：“黄喜子！”

小高怯生生地走过来，默默地敬礼，不好意思地又退了一步，双手扯着他那过长的军上衣。

秦赤军介绍说：“岳师长的通讯员小高，以后就派在你身边工作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了！”小高装得神气些地说，“中央代表同志！”

岳明华关心地问：“一路上受惊了吧？”

“还好，”林寒说，“就是最后一程，身后有个打渔鼓的老头，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……我心里有些惶惶不安……”

“啊？”除了岳菱姑之外，都有些惊异。

岳菱姑笑了：“要是没这个老头儿，你心里可能很踏实，我心里可就要惶惶不安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渔鼓声响，老头儿出现在大家面前，又一转身，再回身的时候，变了个年轻人，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岳明华连忙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保卫局长冯大坚同志！”

冯大坚哈哈大笑，走过来和林寒握手：“受惊了吧！”

“还好！还好！”

兰剑和冯大坚默默地握手。

林寒问：“贺龙同志？……”

岳明华回答说：“您来的消息就是贺龙同志收到中央电报之后，以最快速度通知我们的，他现在正带着主力部队在清江两岸活动……”

骤然传来一排枪声。

林寒有些震惊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岳明华说：“敌人在放枪！”

小高天真地说：“我们这儿天天都能听见……”

冯大坚登高一望，回身对岳明华说：“明华同志！请中央代表上船吧！我来对付他们！”冯大坚端起渔鼓转向大路。

十几个国民党骑兵飞奔而来。

冯大坚又成了一个卖唱的艺人，悠闲地打着渔鼓迎上去。

岳明华把船轻轻划进苇丛，船上有林寒、兰剑、秦赤军、黄喜子、金莓英和小高……

黄喜子用渔叉帮着岳明华撑开那些拦路的芦梗。

岳老根把渔鹰船撑向湖心。

国民党匪军在冯大坚面前勒住了马头，为首的那个小军官问：“喂！有辆小车推着个花枝招展的姐儿，看见了吗？”

冯大坚以职业艺人的幽默，疯疯癫癫地唱开了：

叫声官长仔细听：

如今农闲正新春；

小军官气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他们的背后传来小车的“吱吱”

声，左侧又传来小车的“吱吱”声，右侧也有……

冯大坚自我陶醉地唱：

大路上花枝招展的姑娘多得很，
不知您家打问的是何人？

“走！”小军官下令，拨转马头，扬鞭而去。

冯大坚用打出花样的、急促的鼓声“欢送”着这群匪类。

小木船在苇丛中驶行，岳老根撑着渔鹰船靠近木船。

黄喜子慢慢移到林寒的身边，冒失地问：“中央代表同志！
能不能向你提个问题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你代表的是哪个中央呀？”

林寒微笑着：“我代表的是以王明同志为首的正确的中央。”

“王明……？”黄喜子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，看看别的人，似乎和他一样，“没听说过呀！”

“怎么？”林寒很惊异地问，“连王明同志也不知道，王明同志又叫陈绍禹，是我们党优秀的理论家。”

岳老根问：“你代表毛委员吗？”

“啊？”林寒说：“你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？”

岳明华热情地说：“中央代表同志，在今天的中国，打红旗的地方，怎么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呢！”

小船和渔鹰船一先一后驶出苇丛……

湖心一片打渔船，赤卫队员和群众一边下网，一边唱歌。

岳菱姑很自然地应和着唱起来：

洪湖水为什么这样红？

井冈山的红旗哟，映在我们的湖中。

洪湖水为什么这样红？

毛委员的教导哟，映在我们的心中。

洪湖水为什么这样红？

贺胡子脚登草鞋哟，站在工农的队伍中。

林寒半自语地说：“都编出歌来了，很有点罗曼蒂克气息……”

兰剑适度地一笑……

小船和渔鹰船驶入苏区腹地的一条小河，远处传来人声。

红军战士、赤卫队员和群众密密地集聚在河两岸，小船如蚁，红旗招展。

林寒走上船头，迎着掌声和欢呼声举起手。

“同志们！谢谢同志们！中央问候同志们！”林寒兴奋地在行进中演说，“不久前，虽然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，改组了中央，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！”

赤卫队员们在互相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这位一表人材的中央代表，翘着大拇指。

林寒继续在小船驶行中演说：“国际和中央号召我们，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！”

岳明华注意地倾听着。

金莓英拼命地鼓掌。

“党在全国范围的路线是进攻的路线！进攻！勇敢地进攻！不断地进攻！坚决地进攻！”

岸上和船上的群众热烈地鼓掌。

“我希望：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总任务，在洪湖早日实现！”

金莓英激动地说：“真叫人兴奋，中央代表真是一位演说家！”

“同志们！”林寒富有煽动性的声调加上手势，“要努力奋斗！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！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！”

小木船渐渐向滨河小镇靠近，林寒向鼓掌欢迎的人群举起手。

深夜，月光在湖水里闪烁。

笛声和灯光一齐从一只小篷船里流泄出来。

船篷门口挂着“荷花乡苏维埃政府”的牌子。

篷子里，岳老根正在小桌上给布告盖印，一张张地盖着。黄喜子坐在一边吹笛子，岳菱姑盘腿坐着编斗笠。

“完了！”岳老根盖完布告。

黄喜子把笛子从嘴上拿下来，岳老根把一卷布告交给黄喜子：“贴远点！”

“只要你同意，我能把咱们乡苏维埃的布告贴到武汉！”

“那又太远了，我这个乡苏维埃主席管不了那么宽。”

“我走了！”黄喜子夹起布告，把笛子往腰带上一掖就要走。

“放下！”岳老根命令地说，“放下！”

“这……”黄喜子只好把笛子又抽出来放在小桌上。

“你呀！遇机会就想把我这根笛子摸走！”

“老根叔！你真小气！”黄喜子说完就溜了。

岳老根拿起一个未完工的烟斗，继续雕着。

“爹！”岳菱姑问，“你在雕什么？”

“雕个洋烟袋，”岳老根神秘地说，“我想着，贺胡子差不多该

回来了!”

“是吗?”岳菱姑欣喜地看着她爹。

洪湖的水波轻轻地荡漾着，岸边闪烁着星光般的渔火……

笛声又在湖面上响起来……

遮天蔽日的尘土，大路上，国民党匪军步、骑、炮兵齐头并进。

六马拖着的野炮隆隆奔过。

警备旅长江占元骑着高头大马，和武汉绥靖公署情报处长郝增吾并辔而行。

江占元以明显的讥讽口吻说：“增吾兄，您这位情报处长居然能随先遣部队行动！很敬佩！”

“旅座！指挥官们对情报军官的讽刺，兄弟听的太多了，因为以往我们的同行争气的太少！”

“那么说，阁下……？”

“兄弟这回保证要向各级指挥官提供最准确的情报！”

“啊？”江占元惊异地说，“我倒要领教，阁下的把握从何而来呢？”

郝增吾讳莫如深地笑笑，没有回答，只用刺马针触了一下马腹，座下马猛地加快了步子。

一座古旧的木楼，大厅里，紧急军事会议正在召开，指挥员们围坐在两个拼在一起的方桌旁，方桌上铺着地图，金莓英正在作记录。

岳明华在发言：“……毛泽东、朱德同志在创造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，把红军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概括为十六个字：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敌人的先遣部队是一

个加强旅，即使贺军长带着主力赶回来，也只能先避开敌人的锋芒……”

林寒鄙夷地说：“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！——儿歌、童谣！真可笑，我们竟然让红军按照童谣去战斗！”

会场空气沉闷。

“无怪王明同志说：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！”

岳明华和冯大坚交换了一个严肃的目光。

“我们不能再让苏维埃和红军处于儿童时期了，因此，彻底改造党、充实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，已经刻不容缓了！要清算游击主义！右倾逃跑主义！否则，我们无法夺取重大的胜利！”林寒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与会者，然后说，“现在由我的秘书兰剑同志对战役部署进行说明。”

兰剑很谦逊而又很平静地站起来，语气也是很客观的，他说：“按照林寒同志指示，正面迎击敌人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精神，制定了这样一个部署……”他指着地图上的标记：“我们要在鹰口嘴到白沙沟一线设防，修筑工事……”

小高和一些通讯员、警卫员们在天井里，一个个垫着脚尖往窗里窥探。小高由于太矮，让另一个小鬼抱着才能看见室内……

岳明华再次站起来发言：“现有的兵力在三十公里的前沿布防以后，就没有机动的兵力可以出击了，结果只能挨打……”

兰剑沉默不语。

林寒说：“兵力问题我想到了，赤卫队升级，改编成红军！童子团升级，改编成赤卫队，要相信苏区人民的战斗热情……”

指挥员面面相觑，有些人急切地想发言，林寒站起来轻声说：“就这么定了！”

新兵团的队伍在整队，个个兴致勃勃，胸前戴花，但军装大部分不合身，而且一半以上还拿着梭标大刀。黄喜子在队列中得意地左顾右盼。

“立正！”

新兵团参差不齐的队伍渐渐安静下来。

“向右转！开步走！”

队伍开动了。

“左！左右左！左！左右左！……”

岳菱姑率领着大部分是妇女娃娃的赤卫队，跟在新兵团之后。

阵地上，红军战士们在初夏的阳光下，脱了衣服，光脊梁挖着交通壕和掩体。

老战士老孙和岳明华在一起挖土。老孙对岳明华说：“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么打过仗呀！”

岳明华停下来，双手按在锹把上，但没有回答他。

兰剑和几个参谋人员站在一起，他们在讨论着什么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份设防图。

又一张相同的设防图，却在郝增吾的手里，他正在指点着给江占元看，江占元边看边摇头。

——这是江占元的临时指挥部，设在一个地主的花厅里。

郝增吾抖着手里的设防图：

“你怀疑它的可靠性？”

“不！我怀疑真有这样打仗的共军……”

“这张图的复制品和其它情报已经连夜上报，上峰自有主张。”

赵副官匆匆走进来：

“绥靖公署何主任急电！”

“啊！”江占元连忙读电报，“各方情报确证，贺龙主力尚在清江一带游击，洪湖共军残部一反常态，在鹰口嘴——白沙沟一线集结构筑工事，你旅应在明日午后四时，在强大炮火轰击下，一举歼灭之！切勿贻误战机！”

郝增吾笑了。

国民党匪军的炮兵阵地。

匪炮兵紧张地把野炮拖入阵地。

匪炮兵紧张地架装迫击炮。

匪炮兵紧张地擦拭着山炮的炮膛。

红军阵地上。

战士、赤卫队员仍在紧张地修筑工事，泥土被抛掷出壕沟。

忽然，远处传来一声战马的嘶鸣……

正在堑壕里的岳老根放下锹，他眯起眼睛注意地倾听着。

又传来一声骏马的长嘶。

岳老根象年轻人似地，撑着铁锹跳出堑壕，举起双手大叫着：“同志们！静一静！”

红军战士们和赤卫队员们都原地静止了。

“听！”岳老根欣喜竖起食指，“象是胡子的马！”

“胡子？”红军战士们和赤卫队员们纷纷跳出堑壕，向远处眺望。

一匹枣红马，剪得很整齐的鬃毛，浑身闪着油亮，骑者正举着望远镜朝着敌人那个方向了望。他的背后是一个列队而立的